

“疫情中逆行，是我们的选择”

上海民盟足球队踊跃投身社区志愿者工作

邵楠·送药骑手 被需要的感觉真好

我是邵楠，是一家投资公司的联合创始人，也是上海市政协委员、常委。3月31日，我在蜂鸟众包平台注册成为一名外卖骑手。不过，和一般的外卖骑手不一样，我不送别的只送药。

说来也巧，在3月中旬，我买了一辆电动车，主要是为了去单位、去健身房时能更加方便。疫情期间，这辆电动车成为了我派送药品的“专属座驾”。我每天往返于药店和订单客户的住所之间，尽可能多地帮助人们拿到急需的药品。我的初衷很明确，就是想送药。人少吃一顿饭没问题，但病人少吃一顿药是不行的。上海是一个老龄化社会，很多老人有基础疾病，他们的药不能断。我能做的，就是从这些小事做起。

我愿意将自己定义成为一名志愿者。很多人会说：“志愿者是不要钱的，但你做这个收钱。”其实，我挣不了多少钱，因为我不以外卖员为生。我必须亲身参与到这个平台，才能接触到那些我想帮助的人。

本轮疫情初期，外卖骑手的工资确实高，很多人会挑贵的单子送，比如烟酒、食物，送药品的人很少，因为不赚钱。我每天大概送六单，只挣30多块钱，平均每单挣5块多，寥寥无几。我的电动车电瓶容量很小，每天最多跑20多公里。有一次还没到家电动车就罢工了，只好骑共享单车回家，到家已是第二天凌晨。

有一次我收到了打赏，那是个30多岁的男人，打电话跟我说“麻烦尽快送过来，我一定给你打赏”。我送到之后，他连续说“谢谢”，我当时就哭了。那是一种被需要的感觉。所以，有些人劝我说没必要，一个人做不了多少事，但我坚定我要出去，因为在外面看到的不一样的，需要有人去接这些药品单子。

做骑手之余，我也负责所住小区的防疫相关服务工作，尽可能去帮助更多人。有六个字我特别想说：担当、友爱和互助。大家紧紧团结在一起，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是不可战胜的，我依然相信记忆中的上海会回来。

吴溟·物资消杀 半夜也要争分夺秒

我是吴溟，在一家私营企业工作。3月下旬，我在单位进行隔离，于4月1日回到家，和所有人一样开始闭门不出的日子。作为上海民盟足球队的一员，也是上海市民的一分子，当如此规模的疫情来临，每个人都想尽一份力量，帮助这座城市尽快复苏。

4月15日左右，小区开始有团购，我便参与到团购物资的消杀与分配工作中。常规的工作流程是，配合货车司机卸货，仔细消杀每一份物资，并根据业主的订购单分发到每一个楼栋，与楼组长交接，楼组长会负责将物资分发到相关居民手中。

我们小区有大约30幢楼，阳性病例最多时大约有十几个。物资发放最频繁的那段时间，半夜12点也要下去接收物资。货车司机也不容易，不能让人家等着。但是考虑到大家都休息了，我们先卸货、消杀，一早上起来再抓紧分发掉。

“当疫情来临，我们选择逆向而行。”这是来自上海民盟足球队十几位队员的共同心声。4月伊始，他们穿上大白服，参与到各自居住小区的志愿者工作中，站在社区抗击疫情的第一线，为居民服务。

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吴钧雷



上海民盟足球队于2015年建立，发展至今有六十多人，队员的职业各不相同，但足球是共同的业余爱好。每年，上海民盟足球队会参加市内各项足球赛事，仅2020年就斩获两个冠军和一个季军。队内有不少退役的原职业球员，比如原上海申花队员霍智宇，如今继续在上海足球圈发挥余热。

上海民盟足球队不仅在绿茵场上绽放光彩，场下也积极参与到公益爱心活动中。据副领队吴溟介绍，每年球队都会前往一些贫困地区，与正在发展青少年足球的当地学校合作，为孩子们上课、捐献训练装备。上海民盟足球队希望用公益足球的方式，主动承担社会责任，为社会做贡献。

队员们说：“我们深爱着上海这座城市。”面对疫情，大家选择走出家门，成为社区志愿者的一员。他们相信，一个人的力量虽然渺小，却不可缺少。多一份贡献，就能更早迎来繁荣再现的明天。

为了保证居民的物资能够尽快送达，我这份志愿者工作处于随时待命的状态。最多的时候，一天要下楼四五次。具体一次工作多久，得看订购量。一般来说，从卸货到分发完毕，要一个多小时左右。累倒是不累，但只有穿过大白服的人才知道，穿着这件衣服工作真的是太热了。

我们作为志愿者都必须全副武装。大白服装从上到下将我们包裹得严严实实，口罩、面罩、一次性手套都少不了。前一天气温升高，中午快30摄氏度，那种状态下搬运物资，即使大白服内只穿了背心和短裤，都会湿透。每天洗四次澡，已经成为了日常。讲一件很暖心的事，由于居委会物资吃紧，志愿者的服装和消杀设备都是居民们自发捐款为我们准备的。

对于志愿者而言，有这么好的邻居更要尽心尽力服务。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居民负责。如果志愿者出现阳性病例，整个小区都会受到影响。现在的情况已经好多了，后续我们还要对楼栋进行消杀，这些装备居民们也帮我们备齐了。目标就是谁都不能变阳，大家一起坚持到复工复产。

王垚翔·喊楼送货 讲策略更讲平常心

我是王垚翔，是一名青年律师。疫情来临，我主动报名参加志愿者工作，居委会给我安排的任务是楼道志愿者。工作大致有两个：其一，做核酸检测的时候，我负责通知大家下楼排队，维护秩序；其二，做抗原检测的时

候，我要把抗原检测试剂发到每家每户，再根据大家的结果来统计。

这份工作耗时不长，有需要就下楼。做核酸检测时，我和其他几位志愿者会提前半小时到，先商量好具体流程，确保每栋楼的居民分批次下来，避免人员聚集。从4月初开始做志愿者到现在，也有一个月的时间了。这份工作看起来简单，其实要考虑的事情有很多，并不是排排队这么简单。居民们其实都不希望在楼下长时间排队，也不希望看到人员聚集的现象，所以如何制定有效的策略是很重要的。

核酸检测时排队，很容易出现人员聚集的现象。我们将每个楼栋分成两批，在微信群里通知，大家依次下楼。最开始会出现有人拖沓了，或者提早下楼，后来大家都有了默契，一次

比一次顺利。我记得有一对夫妻，每次做核酸检测都会上楼敲门，把一家老人接下来，一起做核酸检测。

偶尔有人会抱怨，这是人之常情，总体上大家都配合。有一次，我的老婆与孩子下来做核酸检测，看见我顺口抱怨了几句，不知我们关系的邻居立刻冲上来说，你怎么不配合工作呢？从这个小误会能看出，志愿者理解居民的不安，居民也体谅志愿者的不易，我们的沟通与相处是很融洽的。

印象最深的一件事，我们楼有一位正在化疗的老人，急需去医院配药。此前他一直在住院，医院每个月都会配一次药。本轮疫情之前他回家了，但药用完了，也联系了医院的医生，对方说可以去配药，但是公共交通都停了，出行是大问题。我见状，自己开着车带他去了。这也是志愿者的职责，居民的安全与健康最重要。

在上海民盟足球队，我踢球的同时也是球队的摄影师，喜欢记录球队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。最近，我也会下楼，拍一拍志愿者们的身影。在这个上海人民共克时艰的特殊时刻，邻里之间的温暖值得被记录、被珍藏。

沈侃·物资配送 抢工作比抢菜热闹

我是沈侃，在政府机关工作，也是上海民盟足球队的一员。这次大规模疫情让上海暂时停摆，我开始在小区内担任志愿者，为身边的邻居们服务，过程中所见所闻都是温情。

我住在黄浦，小区规模不大，只有两栋楼，每栋30层，总计大约300家住户。不知道其他小区的情况怎么样，在我们这里，想当志愿者并非易事。志愿者群中有60多个人，大家都是热心肠，每次有任务都会积极报名。不过，出于安全考虑，根据街道的要求，志愿者需求有限，大白服数量也有限，通常不需要那么多志愿者同时工作。所以，在我们小区，志愿者工作是要靠“抢”的。

小区的志愿者任务大致有两种，一种负责核酸检测时的秩序，一种负责物资消杀与分配。前者的志愿者比较固定，而后者的工作需要靠“抢”。由于物资的发放是不定时、不定期的，只要接到发放或者居民团购的物资即将抵达的消息，志愿者的负责人就会在群里分派任务。

在微信群里，早上会看到这样的对话：“明天6点开抢！”“都起得好早，你们不睡觉吗？”“抢完志愿者再抢菜！”“今天的物资搬运现在开始报名！”“2号楼够了！”是的，在我们小区，“抢志愿者工作名额”比“抢菜”还热闹。由于志愿者工作名额有限，报名速度之快可以用“秒杀”来形容。

疫情让每个小区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。这个时候，就更需要每一个居民和志愿者相互配合，贯彻政府的各项措施。大家齐心协力，拧成一股绳，才能共渡难关。大家都在微信群里交流各自的生活与感受，看到很多互相帮助的小故事。谁家有困难就提出来，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。

我做志愿者的次数不多，每次和其他的志愿者朋友聊天，发现大家的想法都是一样的：虽然都是再简单、再普通不过的工作，但不论你是党员也好，公职人员也好，普通民众也好，大家都想为自己的小区做一点奉献，这就是做志愿者的初衷。